

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

赵大年卷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

冰心题

中国小说名家新作丛书

编委：
主编：王蒙
副主编：陆文夫 林正让

赵大年卷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 05 号

赵大年卷

——中国当代小说名家新作丛书

赵大年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:350001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激光照排排版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六印路 30 号 邮编:350011)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12.375 印张 4 插页 280 千字

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7—80640 053—2

I·948 定价:17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厂调换



撥動心弦，體驗人生。

趙大平

作者简介

赵大年，男，1931 年生于北京。曾参军，长期从事农机科技工作。现为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，专业作家。新时期以来发表文学作品 500 万字，有长篇小说《大撤退》等 5 部，中篇《公主的女儿》等 20 部，短篇小说集《西三旗》和散文集《梦里蝴蝶》等 8 部，电影《车水马龙》等 7 部，电视剧《皇城根》（合作）等百余集。多部作品获全国和报刊文学奖，译成英、法、日、韩、泰文在国外发表。是当代文坛的一位多产作家。

目 录

断桥	(1)
二七八团	(54)
紫墙	(128)
莲乡姐妹	(172)
哈罗，黑寡妇.....	(243)
司马台考	(295)
红楼无梦	(351)
附：赵大年主要作品目录.....	(392)

断 桥

一

大清早，还没上班的时候，他俩就匆匆地赶到了中华宾馆。外面飞着鹅毛大雪。男的脱掉手套，女的摘下头巾，互相掸拂肩头的雪花，很仔细，好像有点舍不得把一九八四年第一场瑞雪的这些恩赐除掉。女的还用眼神提醒男的，在门口踏脚的棕垫子上蹭蹭鞋底子，然后才走到电梯间前面去。

从大西北到 B 省来的老高刚洗漱完毕，推开阳台的门窗，把雪花过滤了的新鲜空气放进卧室，深呼吸着，又抬胳膊伸腿地舒动筋骨，愉快地叫了一声：“瑞雪兆丰年哪！”

“笃笃笃！”

有人敲门。嘿，真积极呀！老高心想，招贤广告昨天刚见报，今天一早就有人来堵被窝儿来啦。

老高和另外四个同志，奉命组成了招贤小组，到内地来招聘自愿支援边疆建设的科技人才。B 省的省会就是头一站。他们事先摸过底，这里的厅局院校、部委厂所，藏龙卧虎，人浮于事，真可谓知识分子成堆！但是，省委的组织部和科委并不这样看，所以对老高一行颇不热情，那部长和主任，心眼里甚至觉得他们是来挖墙脚的。要是真的“挖”走了一些小有名气的科技人员，岂

不反过来说明我们 B 省不能团结知识分子吗？嘿嘿，你们的招贤广告写得真轻巧啊，什么“负责解决夫妻两地分居”呀，“优先分配住房”呀，多么好听！我们可不行，B 省就是住房紧张，处级以上的干部才能住三室一厅；知识分子这样多，唉，可惜呀，普普通通的技术员、工程师，可以装他几列火车，把话说明了，你老弟级别不够嘛！哈哈，实在对不起，现在讲究实事求是嘛，诸位从祖国的大西北远道而来，我们实在是连一间临时办公室也拨不出，委屈你们啦，就在宾馆的客房里招聘人才吧。

现在，送上门来的两位“人才”就被请进了这间客房兼招聘办公室。

老高跑到服务台去提了一暖瓶隔夜的开水，赶回来给“人才”沏茶（因水温不够，应改曰泡茶），同时偷眼打量着他俩。

还行，文质彬彬的，年轻，体格也行……老高已经在心里默默地给“人才”打分了。

那男的，身材瘦高，或曰尚未发福，看全貌，四十五岁以内；细审面容，额头高高的，头发稀疏，竟然开始拔顶了（应该加五岁，并且减 5 分），眼角布满了细密的鱼尾纹（再减 3 分）；不过，双目炯炯有神（应加 5 分），脸色红润（再加 3 分）。好，有加有减，正负相抵，总评 80 分。

那女的，身材丰满，充满了青春活力，多说也不到三十岁；大眼小嘴，头发乌亮，反应机敏，脸蛋儿更红（其实这是刚才在外边冻的），总之，只能加分不能减分，总评 90 分吧！

这外貌评分，是在三十秒钟之内结束的。当然不会宣布“成绩”啰，只是把这些信息贮存在老高的肉脑（不是电脑）里。不过，这第一印象很重要，往往能够预示未来的结局。老高已经暗暗地喜欢这一对小夫妻了。

几句简短的寒暄过后，立刻接触到了谈判的实质性问题，双

方短兵相接了。

“我要求马上离开此地。到新疆、西藏、青海……什么地方去都行。”

男的说得极其简单而肯定。话音刚落，女的立刻跟着说：“我也一样。”

“唔，好……”老高觉得他俩过于爽快了，便主动提出许多问题，诸如：原先在什么单位工作？什么专业和职称？原单位是否有可能同意调出？家里几口人，是不是也立刻离开B省？以及对新工作有些什么要求……等等。

对这些必须回答的问题，那男的只是微微摇头，一言不发。老高甚至怀疑他是不是耳聋。

“我的话您听见了吗？”老高提高了声调。

男的嘴角掠过一丝苦笑：“都听见了。这些事……一言难尽。以后再谈吧，到了新单位也可以填表嘛。我要求马上离开此地，马上，今天就离开！到边疆去，先开始工作。”

“我也一样。”女的说。

“好好，不过，总要有一封原单位的、或者B省有关部门的介绍信吧，我们才好通过组织去联系呀！”老高知道自己遇见了一对儿性情古怪的“人才”，才故意绕了这个圈子——只要找到你们的原单位，一切都能问清楚嘛。

那男的还是守口如瓶，却从衣兜里掏出来一张文凭。这是清华大学动力系内燃机专业一九五九年本科毕业生的文凭。上边填写的名字是陈立，还贴着盖有钢印的照片。

“好漂亮的小伙子啊！”看着陈立年轻时的照片，老高几乎失声喊叫起来。

简直是“夫唱妇随”，那女的也递过来一张文凭。这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系本科毕业生李晓青的文凭，上面也有照片和钢印。毕

业时间则是一九八一年。

捧着这两张炙手可热的文凭，老高心头怦怦直跳。真是难得的人才呀，名牌大学，金字招牌，他简直是喜出望外，跳将起来与两位人才重新握手。

“欢迎！欢迎！你们夫妇二位，当然可以立刻到任，立刻……工作，单位，住房，由你们挑！”他高兴得语无伦次了。

“不不，我们是……一般的同志！”

李晓青想明确地告诉对方，她与陈立不是夫妻。可是，辩解心切，话出嘴边，反而没说明白。

“不一般，不一般！年轻夫妻志在四方，当然应该受到优待嘛！”

老高一边说着，便跑到隔壁的客房里，向招贤小组的组长魏大姐报告好消息去了。

这屋里只剩下了陈立和小青。男的心情沉重，依然不说话。女的看着他，觉得好笑，便笑了几声。对方毫无反应，她又感到自己笑得有些尴尬，有失分寸……是呀，有什么值得发笑呢？我真不应该在此时此地笑出声来！我们B省堂堂正正的总工程师，竟然被逼迫到了如此田地，我还要笑，不！我应该哭！对，我决不是笑这个。那我为什么发笑呢？是啰，我是在笑那位老高同志，搞人事工作的干部，眼力不该这么差——我比陈立小二十二岁，他竟然把我俩看作了夫妻……不，别错怪老高吧，也许他有他的道理：当代的姑娘，有一种风气，就是喜欢嫁给有学问的、自然也是有一大把年纪的男子汉，比如，基辛格就是五十岁才作新郎的呀……想到这儿，李晓青的双颊突然泛起红晕，比刚才在路上冻的还要红，像一块红布。她感觉到脸上发烧，赶紧低下了头。

姑娘的几声笑、大红脸、忙低头，陈立全都听见看见了。他采取了不闻不问的超然姿态。这也是一种美德吧——当女人在你面前莫名其妙地发笑，然后又自己羞红了脸的时候，你最好不要

刨根问底，也不要听她的解释，以免出现“越描越黑”的情形。

三分钟之后，头发花白的魏大姐，领着招贤小组的全体成员，笑吟吟地走进了这间客房兼办公室，一边致“欢迎词”，一边审视这首批送上门来的“人才”。

“今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啦！你们小两口儿也许有什么难处吧？没关系的，一会儿可以跟我个别谈谈，哈哈，放一万个心，我负责保密。人事工作嘛，我干了三十多年啦，什么千奇百怪的事儿都见过……哈哈，先不谈这个。不过，请二位先把你们的工作单位告诉我。哈哈，打开窗子说亮话，我们调入干部，总得通过双方组织办个手续吧？”

魏大姐满脸堆着笑，口气亲切，态度宽厚，娓娓道来，十分动听。

小青望望陈立。陈立依然不说话，不点头也不摇头，那眼神深邃莫测，变成了两潭苦涩的死水……室内的空气也因之而停滞了。人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变成皮笑肉不笑的尴尬表情。

还是魏大姐打破了沉默，老练地笑着：“哈哈……没关系！慢慢谈。人事工作，就是要通人情、达事理。也就是咱中国人常说的通情达理！决不能强人所难呀……唔，该吃饭啦，二位还没吃早饭吧？请，一块儿请。这个中华宾馆的餐厅，还比较干净……”

陈立摇摇头。小青也说了声：“我不饿。”

魏大姐动手拉她了：“别客气，我进门就说过了，咱们已经是一家人啦！怎么不饿哩？小妹妹，在你这岁数，我是个女兵，哈哈，走到哪儿吃到哪儿！”

小青挣脱她的手：“是不饿，真的，习惯了，这一年我们经常不吃早点……”

陈立瞪了小青一眼，等于给她嘴上贴了封条。魏大姐也看透

了他俩之间有主有从的关系，只好把期待的目光转向陈立。陈立也决非不通事理的人，在魏大姐诚恳而热情的催请之下，只见他从衣兜里又掏出一卷硬纸来，递给了招贤组长，同时说道：“再重复一遍，我唯一的要求，就是马上离开此地！”

魏大姐赶紧展开硬纸卷，她的心震颤了！没想到啊，这是一张省科委颁发的“重大科技成果奖”获奖证书。获奖人陈立。获奖项目是“拖拉机及农用汽车快速修理法”。

她的脸色变得肃穆了，却又掩盖不住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兴奋神情，紧紧握住陈立的双手，慨然说道：“陈同志！不论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或者委屈……一切由我负责去排除！虽然我不会相面，可我看得出来，你们只是想换个地方去干一番事业，去施展才能！”

“请你们代买两张火车票。我身上连坐公共汽车的小钱也没有……我想今天就走！”

“可以！当然可以。不过，别这么急，俗话说急中有错……咱们还是先去吃早饭。”

有了共同语言，陈立点点头，小青也同意去吃早饭了。但她还是憋不住地多说了两句话，像是自我解嘲：“我们可不是要饭的。更不是逃犯！回加拿大应该往东走……我们是要求往西去！”

二

陈立今年四十八岁。可惜的是，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他还差两岁，大概还有两年钉子好碰。他有一条待人处世的原则，那就是：事实尚未证明别人欺骗了我的时候，我就相信他。

“只能这样。否则就是互相猜疑，尔虞我诈，跟谁也没法共事了！”

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李晓青说过这句话。

“不！当别人把我欺骗够了的时候，我也可以用欺骗来报复他！”

这是二十六岁的华侨姑娘李晓青的哲学。

为此，他俩辩论过，争吵过，也妥协过。今天就是一次预谋好了的妥协。

“不能把什么都告诉他们。那样，三个月也说不清楚！人家是来招贤的，不是来招麻烦的……要是不讲点策略，咱们耽误了时间，闹个满城风雨，也离不开这是非之地！”

李晓青斩钉截铁地说着。对她的这种估计，陈立心里是赞同的，嘴上也就无法反驳了。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作人的又一条原则。

“好吧，我不会说假话，但是我可以不说话。你嘛，也少说话。”

小青满意地点点头。妥协达成。

他俩就是在达成了上述妥协之后，才冒着这场所谓“倒春寒”的鹅毛大雪，双双赶到中华宾馆来应聘的。唉唉，我们的新任厂长兼总工程师陈立老兄，由于他那不说假话的信条，和一言难尽的百结愁肠，刚才几乎表演了一出哑剧。

早饭过后，魏大姐再次向陈立保证：“我派老高马上去给你们买火车票。你们可以先回家去收拾行李……不愿意让我知道你们的家庭住址，哈哈，也没关系。那我就省事儿啦，不进行家访啦，哈哈，也不帮你们搬行李啦。”

回到招贤小组的客房之后，魏大姐又叫老高立刻拿出二百元现金，大大方方地亲手交给李晓青：“拿去先花着。可以雇出租汽车，也可以给家里的老人孩子留一点生活费。唔，老高，干脆再拿二百吧，也许他们还需要买两件御寒的棉大衣哪！西北冷啊……收下吧，没关系，这点子钱都是可以报销的。小妹妹，你看够不

够？不够就说话。我们党和国家，在自己的干部身上花这点儿钱，怎么说也是合情合理的！可有的领导就是想不开，嗨，这一丁点儿福利费，比起他们浪费的资金来，九牛一毛啊……！”

此时又有三位中年男子找到这间客房兼办公室来了。有的戴眼镜，有的穿皮夹克，有的戴贝雷帽，都是工程技术人员的打扮。没有上年纪的，因为招贤广告上写得很委婉：边疆生活艰苦些，应聘者一般以不超过五十岁为限。

魏大姐喜形于色，提高了调门儿，像是要结束与陈、李二人的谈话，又像是同时说给新来的“人才”听的。

“小青同志，收下吧！你给老高写个借条，白条儿就行，我签字。将来也不会叫你们退还的！哈哈……我搞组织工作三十多年啦，得出了一条深刻的经验：组织部就是干部的家呀！你们还不了解我，我的思想可不保守哇。你们都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嘛，都是吃共产党的奶长大的嘛！哈哈，以后再谈，你们会了解魏大姐的。我经常为知识分子打抱不平！写状子，打官司，平反冤假错案，补工资，给房子，搭鹊桥——让牛郎织女过银河呀……哈哈，俗话说得好，‘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’嘛！凡是我能办的，当天就办；我办不了的，就去跑腿，求情，呼吁，托人写‘内参’。好了，来日方长，以后再谈……唔，陈立同志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句话：你俩支边的事儿，就这样铁定了，不论遇到什么波折，也别灰心。魏大姐我还有一张王牌哪，实在不行了，就告‘御状’！当然啰，我这个半老太婆也有缺点，就是心肠太热，说起话来太啰嗦！哈哈……！”

她以女兵豪爽的姿态，大笑着结束了这次卧室内的小型演讲会。陈立则本着“相信她”的处世原则，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彼此约好，中午再通个电话，问问买车票的事情和开车时间。于是，在魏大姐热烈而温暖的紧握中抽出手来，陈立和李晓青便告辞了。

他俩立刻赶到一位密友家里去收拾行装。说起来也叫人怪心酸的，那行李，既非被褥，亦非衣裳，而是两大箱死沉死沉的科技资料。小青接受那四百块钱的时候，陈立的心一阵阵发酸，几乎掉下泪来——他无法拒绝这种“恩赐”呀，当今虽然还不能说“金钱万能”，却也是“一分钱逼死英雄汉”哪，要是不叫出租汽车，他和小青根本没法把这两箱资料运到火车站去。而且，他俩真的还需要买一些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，比如，牙刷牙膏，毛巾肥皂，还有陈立唯一的奢侈品：香烟。唔，还有，陈立这位总工程师，虽然常说自己是“满脑袋里装的都是机械唯物论”，可是，在李晓青写借条的时候，他还是猛然想到，这个极爱干净的华侨姑娘，无论如何也应该买上几件可供换洗的内衣衬裤，然后再奔赴那黄沙滚滚的西北高原吧！……

采购完毕，时逢正午。陈立如约给老高打了个电话。对方以十分抱歉的口气说：“我实在没想到，卧铺票如此紧张，最早也是三天以后的啦……”

“你到底买了票没有？”

“我跑回来跟魏大姐商量一下，想给你们买两张软卧车票。”

“不！不要卧铺，买硬座嘛！”

“那……两天两夜，太辛苦啦！”

“老高同志，我有言在先，今天一定要离开此地！”

“老陈同志，您到底为什么这样急呢？”

“请魏大姐接电话！”

“她不在宾馆……要不，这样吧，你们作好今晚动身的准备，我立刻再去一趟火车站，软卧也罢，硬座也罢，一定买到。”

“好！谢谢你。”

“下午三点，您再来个电话……”

其实，老高也有难言之隐。他去买票之前，魏大姐亲口交代

过“最早也买三天以后的”。

他心里明白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怪只怪陈立他俩，大学毕业，还得过科技奖，怎么头脑如此简单哩！不征得原单位的同意，就把你俩送走，那不真的变成挖墙脚了么！况且，组织工作的条条框框，历来就比任何别的工作都多，这是常识，难道你俩真的不懂？

老高并没有“再往火车站跑一趟”。他望着窗外斜飞的鹅毛雪，想起了西北的一句农谚：雪盖三层被，枕着馒头睡！是啊，今年的小麦、燕麦、青稞麦，保准又是个大丰收！

魏大姐此时正坐在省科委人事科的办公室里。这位老资格的人事干部，心中不但有底儿，而且觉得陈立两人简直天真得可笑、可气又可爱！哈哈，文凭上有名有姓，又得过B省的重大科技成果奖，这还瞒得了谁呢？我不消半天工夫，就能把你们的单位、职务、级别、住址等等统统查清楚！顺利的话，连档案都能看完。

但是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这位干了三十多年人事工作的老干部，今天却遇见了一位“不干人事”的小干部。先是科委主任百忙分身，接见了魏大姐，可惜的是他对陈立的近况一无所知（这倒情有可原，主任嘛，手下领导着千百名科技人员，况且这主任办公室里尚未安装微型电脑，单凭他一颗记忆力正在衰退的肉质大脑，当然是记不详细的啰）！于是，按照常规，他便交代给人事科这位头脑灵敏度较高的小干部去具体查询。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。可气的是此位小干部派头更大，一会儿说：“陈立是农机研究所的工程师，你自己到研究所去联系吧！”一会儿又说：“他大概已经调出了研究所，可能升官儿了，是个什么厂……？没关系，反正跳不出机械口，你就到省机械厅去打听一下吧。”

魏大姐不愿（也不敢）跟这位小干部置气。她深知“阎王好见，小鬼难参”的哲理，此类小小的实权派呀，千万惹不得——

他气死活人都不带偿命的！因此，她和和气气地借过电话来，向“114”查号台问了号码，就给省机械厅和农机研究所各打了一个电话。

哎呀呀！对方的大嗓门儿能震破耳鼓。魏大姐只好把听筒拿到距离耳朵一寸远的地方。

“你找陈立？我们还正在找他哪！好吧，你要是找到了，就顺便告诉他：立刻到厅里来一趟，他老婆天天跑到这儿来大哭大闹，胡搅蛮缠，昨天把王副厅长办公室的大玻璃门都砸破啦！”咔嚓（这是挂断电话的声响）！

“你找陈立？你是他的什么人？你们是一伙的吧！明告诉你：那些科技资料，是我们研究所的专利！也是国家机密。叫李晓青三天之内全部送回来！否则就到经济法庭上见面！”

魏大姐听得目瞪口呆。不过，她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诺言：“陈同志，不论你们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或者委屈，一切由我负责去排除！”

她抚拢一下花白的头发，稳定一下情绪，赶紧离开了科委大楼。

她刚走，另一桩有趣的事儿立刻发生了。那位“不干人事”的人事科小干部，刚才听到了两次电话的全部内容，触动了自身的某一条神经，兴趣突然发作，立刻往机械厅和农机研究所又打了半小时电话，之后，自认为已经掌握了 B 省科技界的头条新闻——华侨女郎拐跑了珍贵的科技资料和总工程师，又有外地人物暗中接应……呀呀，也许是我渴望多年的立功受奖（当然还伴随着晋升）的时机到了！想到此，他大步流星地闯进了科委主任的办公室，险些儿也将主任办公室的大玻璃门撞破……